

王安石《字說》輯

輯錄
點校

張宗祥
宗錦
炎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正字

引經

引經

引經

引經

曰尾大不掉也

尾大不掉也

尾大不掉也

尾大不掉也

尾大不掉也

尾大不掉也

H12
Z267

王安石《字說》輯

張宗祥 輯錄
曹錦炎 點校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臨陣搖也也也也也也也
曰尾大不掉也

RW1889/03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王安石《字說》輯/張宗祥輯錄;曹錦炎點校. —福州:
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211-04878-6

I. 王… II. ①張…②曹… III. 漢字—文字學
IV. H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4)第 100900 號

王安石《字說》輯

WANGANSHI ZISHUO JI

張宗祥 輯錄 曹錦炎 點校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

(福州市東水路 76 號 郵編 350001)

福州彩虹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福州市東水路 55 號 郵編 350001)

開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6.75 印張 2 插頁 8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3000

ISBN 7-211-04878-6

H·176 定價:28.00 元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直接向承印廠調換。

前言

王安石（一〇二一—一〇八六年），字介甫，撫州臨川（今江西省撫州市）人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文學家。一生勤於著述。由于他在政治鬥爭中的失敗，以及後世不公正的評價，使他的著作散佚不少。其成書於熙寧年間的文字學著作《字說》，也遭到同樣的厄運。

《宋史·王安石傳》說：『初，安石訓釋《詩》《書》《周禮》，既成，頒之學官，天下號曰「新義」。晚居金陵，又作《字說》，多穿鑿附會，其流入於佛、老。一時學者，無敢不傳習，主司純以取士，士莫得自名一說，先儒傳注，一切廢而不用。』《字說》一出，唐耜為之作《字說解》一百二十卷，韓兼也作《字說解》數十卷，劉全美作《字說偏旁音釋》及《字說備檢》各一卷，並作《字會》二十卷，太學諸生作《字說音訓》十卷（二），一時習者蔚然成風。哲宗元祐中廢新政，是書也因此遭到非議而被禁用。紹聖間雖又用以程試諸生，但不久旋廢，今書已散佚不傳。

《字說》這一部文字學著作，頗為歷代學者所詬病，在一些筆記小說中甚至被當作笑料。如清謝啟昆《小學考》卷十八載楊慎言：「王荊公好解字說而不本《說文》，妄自杜撰。劉貢父曰：『《易》之觀卦，即是老鶴，《詩》之小雅，即是老鴉。』荊公不覺欣然，久乃悟其戲。又問東坡：『鳩字何以從九？』東坡曰：『鳩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連孌帶爺，恰是九個。』又自言：『波者水之皮，坡公笑曰：『然則滑是水之骨也。』」案楊慎所言，本自宋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及曾慥《高齋漫錄》，非出自升庵自云。即如近人給《字說》下的評語，也謂：『《字說》一書，出入百家，雜糅佛老，舍實證，尚獨斷，蹈空憑臆，穿鑿附會。』」簡實一無是處。

作為博學多才的王安石，他的《字說》竟如此淺浮，頗使人滋生疑竇。『荊公《字說》成，以為可亞六經』，『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，而以余贊其始？』『四』這難道僅僅是自吹之詞嗎？其實，即使在宋代，也仍有學者不抱成見，並不採用全盤否定的態度。葉大慶曾指出：『近世王文公，其說經亦多解字，如曰「人為之謂偽」，曰「位者人之所立」，曰「訟者言之于公」，與夫「五人為伍」、「十人為什」、「歃血自明為盟」、「兩戶相合而為門」，……無所穿鑿，

至理自明，亦何議哉！有如「中心為忠」、「如心為恕」，朱晦庵亦或取之。惟是不可解者，亦必從而為之說，遂有勉強之患，所以不免諸人之譏也。『五』所論極為中肯。葉夢得也說，對《字說》『然謂之皆無足取，則過也。』〔六〕

由于《字說》的散佚，後人無法窺其全豹，但僅從葉氏上引的例子來看，並非全是荒謬臆測之詞。也就是說，王安石的《字說》仍有其可取之處。因此，對《字說》的探幽，仍為後來學者尤其是研究文字的學者所重視。

筆者有幸讀到張宗祥先生的手輯本王安石《字說輯》原稿〔七〕，由於張先生的辛勤勞動，我們才得以初步了解王安石《字說》的廬山真面目。下面就張輯本，對《字說》的有關情況略作討論。

《字說》的成書年代，據元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十七》謂，係王安石晚年閒居金陵時所撰。然王安石《進〈字說〉劄子》說：『臣在先帝時，得許慎《說文》古字，妄嘗覃思，究釋其意，冀因自竭，得見崖略。』此劄作於神宗元豐三年，先帝應指英宗，則明其初撰於治平年間，成書則稍後，當在熙寧時。宋岳珂《桯史》謂：『王荆公在熙寧中作《字說》，行之天下。』可證。又王安石《周官新義》一書，引用《字說》之處甚多，而是書與《詩》《書》新義皆上於熙寧中，並

頒於學官。可見《字說》成書，不可能晚於其後。因為《字說》頒行於元豐年間，故諸家記載往往誤斷為王安石晚年著作。張宗祥先生據《周官新義》定《字說》成書於熙寧時，並將他的輯本標以《熙寧字說輯》，張宗祥先生對年代的判斷，是可取的。

《字說》的分卷，王安石在《進字說表》中謂：『謹勒成《字說》二十四卷，隨表上進。』《宋史·藝文志》經部小學類及宋淳熙年間成書的《中興館書目》（八）載，亦謂二十四卷。而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及宋晁公武《郡齋讀書誌》則說是二十卷，《文獻通考》所引王安石《字說序》也說是二十卷，不知何故。從張輯本的情況來看，也難以斷定孰是孰非，推測當時可能有不同卷數之本行世。宋陸游跋語曾說：『《字說》凡有數本，蓋先後之異，猶非定本也。』可以參考（九）。

《字說》的分部雖無所考，然而據宋袁文《甕牖閒評》說：『《字說》於「種」字韻中入「種」字一語，可知原書當以韻分。宋張真靜的《復古編》乃反對《字說》之作，亦以韻分，似可作為旁證。據此，張輯本《字說》按詩韻將其分成五卷（另附錄一卷）。

張輯本共收字頭計六百一十八字，雙音節詞十二個。係採自下列各書：

王安石《周官新義》（《永樂大典》輯出本）

王昭禹《周禮詳解》

蔡卞《毛詩名物解》

袁文《甕牖閒評》

楊時《龜山集》

陸佃《埤雅》

羅璧《識遺》

葉大慶《考古質疑》

曾敏行《獨醒雜志》

黃朝英《靖康緬素雜記》

朱翌《猗覺寮雜記》

邵博《聞見後錄》

曾慥《高齋漫錄》

劉昌詩《蘆浦筆記》

王觀國《學林》（以上為宋人著作）

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

楊慎《升庵文集》（以上為明人著作）

另有清黃宗義《宋元學案》引吳叔揚說共計十八種。按據筆者所見，尚有王黼《宣和博古圖》、羅願《爾雅翼》、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及張英《淵鑒類函》等書引及《字說》，為張輯本所遺。

下面，我們從張輯本中選錄若干字條，來看王安石是如何說解文字的。

紅 以白入赤也，火革金以工器成焉。凡色系染也，紫以赤入，黑也。赤以萬物相見，黑復而辨於物，為此而已。夫有彼也，乃有此也，道所貴在系上。工者，事也。此者，德也。

終 無時也，無物也，則無始。始聽於事則聽，思聽於道則聽忽矣。思出思，不思則思出於不思。若是者，其心未嘗動出也，故心在內。

這是以老莊道家之語來釋字。

詩 詩制字从寺，九卿所居，國以致理，乃理法所也。釋氏名以主法，如寺人掌禁近嚴密之役。皆謂法禁所在。詩从寺謂理法語也。

間 間之字从門从吕，則二十五家而同其門，以往來相連屬，而中有胥以

長之，如人之呂也，故謂之間胥。

這是以後世制度來說解。

蜘蛛 設一面之網，物觸而後誅之，知誅義者也。

麀 麀不踐生草，不食生物，有愛吝之道，故麀从吝。牡麒麟麀，陰主吝嗇，故曰有吝也。

這是從動物習性來立意。

薪 謂之薪者，以木斬之，而於薪為新故也。

裘 裘者，可以衣被人，而人之所求也。

這是就事物本身情況而言。

莪 莪以科生而俄，《詩》曰：『匪莪伊蒿』、『匪莪伊蔚』，莪俄而蒿直，蔚靡而莪細，育材之詩。正言莪者以比。

瘖 《列子》曰：『指摘無瘖痒』，瘖，痛也。痛言通之而愈，瘖言消之而愈。

這是徵引典籍來訓釋。

豹 古詩曰：『餓狼食不足，饑豹食有餘。』言狼貪而豹廉，有所程度而食。其字从勺，當為是也。

蟋蟀 語曰：『促織鳴，懶婦驚。』有悉率之義，故曰蟋蟀之道也。

這是引古詩諺語來注解。

通過上舉例子可以看到，王安石說解文字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，並非一如前人所指摘，雖然其中不免有牽強附會之處。不難發現，王安石說解文字所用的方法是先分析字形，然後從偏旁來立意。應該說，這條路子是不錯的。但是，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是以『六書』理論為指導的，而王安石的《字說》却拋棄了這個傳統，一味追求創新。這就難免會走上彎路。

王安石認為：『蓋聞物生而有情，情發而為聲，聲以類合，皆足相知。人聲為言，述以為字。字雖人之所製，本實出於自然。』(一〇)也就是說，他認為文字的一點一畫、一形一聲都是有意義的，均出於自然。因此，他要用自然也就是要用『天理』來說解文字。從返樸歸真這一點來說，我們是很難指責他的。然而，王安石在具體說解過程中，却不顧文字本身的規律即造字原則，把所有文字全視之為會義字，(一一)這就不可避免地陷進主觀主義的泥沼。

《字說》中諸如：『儒，人皆需之謂之儒』；『傀，傀之字从人在左，从鬼在右，鬼勝人也。鬼勝人則鬼有靈饗，而傀異所出也。』此類牽強附會的例子確

實不少，有些說法甚至荒謬。其根源可追溯到東漢之初，所謂『馬頭人為長』、『人持十為斗』、『虫為屈中』等均是其例（《說文解字》也不免受其影響）。而王安石却是有意無意地沾上了這種違背造字原則、強為之解的陋習。但這並不是如後人所指責的，是他『借天理以售私』，學術上應該而且也允許存在一家之言。

王安石的《字說》，從嚴格意義上來講，其實質是一種字義的訓釋，也就是後世所說的『訓詁』之學。他代表着宋代文字學的一個流派，和王聖美的《右文說》一樣，同是對傳統六書理論的變革和創新。關鍵在於他未能正確處理好繼承和創新這對矛盾，以致遭到後來之種種非議。另一方面，《字說》既是王安石文字學理論的具體呈現，也是反映他君臣倫理、人生哲學觀點的一部著作，可以說是王氏新學的精華。而且它盛行於北宋科舉場長達四十四年。對研究王安石思想及北宋的科舉制度來說，是一部不可忽視的重要著作。

宋代道學大興，學者習談性理，憑臆逞說，流於主觀，這猶如魏晉玄學之崇尚清談，也是一代學風所致。我們不能以乾嘉樸學之『實事求是，無徵不信』的標準去衡量《字說》的價值，儻如此，自然只能是見其弊端而概不足取

了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經部總序》說得好：『夫漢學具有根柢，講學者以淺陋輕之，不足服漢儒也。宋學具有精微，讀書者以空疏薄之，亦不足服宋儒也。』用這種觀點來看待王安石的《字說》，我想，對讀者是會有所幫助的。

民國時期，鉤沉輯佚古籍，成為一時風氣。魯迅先生就曾將唐代以前的散佚小說匯集成編，名為《古小說鉤沉》。張宗祥先生在這方面更是孜孜不倦，碩果累累，校注手抄多達六千餘卷，王安石《字說輯》便是其中一種。前輩們辛勤鉤沉，為保存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，做出了巨大的奉獻，值得我們敬仰。正如阿英先生在評價輯佚之功時所指出，他們『替我們在為蒙茸的雜草所遮掩的膏腴的地域裏，開拓了一條新的路，替我們發掘了不少寶貴的珍藏，他更遺留給我們以一種刻苦耐勞勤謹不苟的工作精神。』（十二）

這次整理，以張輯本作底本，參校所引各書（以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為主），並加以新式標點，還作了一些技術上的處理。對底本中的錯訛字、漏字逕加改正，書中引文都做了核查，個別有出入或有省略的地方，一般不加改動。為便利查找，書後編製了筆畫索引。在整理和出版過程中，得到張珏女士、陳訓慈先生、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和福建人民出版社

的大力支持，在此一併致謝。限於學識與水平，本書標點錯誤之處，敬希讀者多予指正。

曹錦炎

二〇〇三年夏三稿於杭州假山新村

〔一〕 見晁公武《郡齋讀書誌》、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。

〔二〕 《漢語訓詁學史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。

〔三〕 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。

〔四〕 王安石《字說序》，見《臨川先生文集》。以下引王文，皆同，不再註明。

〔五〕 見《考古質疑》。

〔六〕 見《石林燕語》。

〔七〕 以下簡稱張輯本。張宗祥（一八八一—一九六五年），浙江海寧人，字閭聲，號冷僧。原浙江圖書館館長，兼省文史館副館長。畢生整理古籍，校註手抄六千卷。《王安石〈字說〉輯》手稿，現由其子女捐贈浙江圖書館度藏。

〔八〕 章如愚《山堂考索》引。

〔九〕 畢沅《續資治通鑑》載：「紹聖元年，國子司業龔原奏：王安石在先朝時，嘗進所撰《字說》二十二

卷，乞差人就其家繕寫定本，降付國子監雕印，以便學者傳習。詔可。』則說是二十二卷。

〔一〇〕《進字說》表。

〔一一〕倪氏《經鋤堂雜誌》謂：『荆公《字說》，以轉註、假借皆為象形、象意，此其所以為徇也。』葉夢得

《石林燕語》也說：『王氏見字多有義，遂一概以義取之，雖六書且不問矣。』都指出過這一點。

〔一二〕《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》，一九三六年。收入《小說四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。

序

己巳，予寓滬上。單君不廣任職中央研究院，舍館未定，留宿寓中。老友相聚，談必過夜分。一夕，語及古時坐具，不廣舉《詩》《載寢之牀》為最古。予曰：『此非今之所謂牀，乃今日本卧室牖間高起之處耳，雖可坐，究不能移動。』予舉陳蕃之榻，客去能懸。不廣亦以為然。繼究椅子起於何時，見於史者，最早為五代時杌子。然唐時馬周改易服製，靴而非履，疑已有椅可坐，否則將不適用於靴。寓中無書，姑檢《詩韻》，則椅仍作樹名，無作坐具解者。相與轟笑而罷。不廣繼曰：『字書中獨王荊公《字說》無傳本，如有傳本，不知其椅字又作何解，子有暇曷不輯之？』予應曰：『諾。』卒卒十餘年，不廣病死滬上，予奔走無定。抗戰後長處窮鄉僻壤中，無書可覓。本年夏，始借得數書，從事

輯錄，所缺恐尚多也。補綴之功，俟之異日，聊先以此踐死友之約。壬午小雪，海寧張宗祥記。